

吧？”。當時我曾逗趣的回答“我的牙醫學位是 DDS 也就是 Doctor of Domestic Service 的略稱，也則等於是「家庭工作博士」，所以需要大鋁鍋來做實習”。把郭員弄得一頭霧水地離開。總之請購料理用的鋁鍋來當做牙醫教育用，史無前例，是否可算是全世界都沒有過的記錄？由於長年使用，已被溶解的蠟改變成爲茶褐色的兩個鍋，在系址遷移至現在系址以前還擺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但對於後來已改使用可定時調溫的電腦聚合爐的這群幸運的年輕學生而言，當然已不知那兩個鍋的功勞，且不知在何時被扔掉。想盡辦法湊合暫用的克難機械和器具，雖無使用美製或日製，金光閃閃的近代電腦機械那種樂趣，卻也給學生寶貴的經驗而達成教學的目標，其存在和重量感是值得懷念欣慰的。

然而所謂代用品，在教學生“近代牙科”的原則下，究竟也會失去其說服力，因此自民國 49 年起，在預算許可範圍內，開始盡量裝設重要的機械。當我代主任的時期，郭主任也將此項設備工作全部委任我全權處理。最先需要著手的就是，以炭火代做蠟燒除用電氣爐的購置。電氣爐至今也算是最容易損壞的電氣機械，尤其日製的電氣爐，好不容易節省經費，付費買進來，卻時常使用到一、二週便燒壞，因而改買美國製的電氣爐。壓迫鑄造，即改換遠心鑄造，並得到極好的美國 Buffalo 公司製的遠心鑄造器長年使用。由於學生實習時所做的假牙，實際上沒有用於患者身上，所以材質問題都往後緩辦，因此，炊事用的鋁鍋一直被用到最後搬到新址實驗室時，才被換爲美國溫度調節用的新電氣爐。

在此，我想也該講講有關材料方面的籌劃。身爲理工科學